

集部

文簡集卷四十四

明　孫承恩　撰

雜志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韓趙魏三家共分晉國遣使請侯封於王朝王召諸大夫問焉司馬子魚曰自我蒼姬不振天下莫復宗周僭豕王章不特三家也兹猶幸其請不請自立亦孰能禁即若醜之其曷以逞不如許之彼

必德我王將許之仲孫昭子繼至王語之故昭子曰誰語君此言者必爾天下無周矣夫名分者天之秩也君之柄也慎所執以御羣下茍自壞矣誰復與守且與不可滋亂不可長君亟圖之其無赦王悟足地曰咄哉而子魚也不㲉誠不能隐黙以長亂滋與為我先君文武王羞昭子之言良是予曷敢不勉於是命行人告於諸侯曰昔我先君武王既定天下衆建侯國其命辭曰世篤忠貞翊戴王室列國茍有難王室亦為爾恤矧惟

弟昆其敢弗弔載在盟府太史藏之我二三冢君亦克世守靡敢失墜豈惟我王室之利亦惟我二三冢君社稷是賴乃者天降割于晉晉用多難韓趙魏三氏實晉世臣夷滅其君剖分其地我唐叔遂以不祀思惟文公悼公益多勤勞著勳於上下其何可忘三陪臣茲用殄滅復要求於寡人憪然惟其意而莫之忌彼曾是有我王室與二三冢君哉寡人實用不寧茲將乞我文王武王之靈尋師於大梁之墟以問三陪臣之罪求唐叔之

後而立之庶弗替我先君命我二三冢君亦惟無替我先君命與乃祖乃父之休相予一人同恤晉國之難天幸徼福於晉克有成績纘其命於垂絶凡我友邦冢君與有榮顯弗替厥初同保社稷光昭先君之令猷寡人之願也皇天后土實聞此言惟二三冢君圖之於是諸侯敬承天子之命各以師從晉用復祀君子曰當三家之請命也為王室計者能以是大義諭諸侯激發之孰不響應者王靈可振周道可復興乎而乃自安委靡惟

其所欲不敢少拂逆焉以是為取悦之資不振甚矣其遂淩遲以迄於亡也宜哉綿延復百餘祀者先君之澤也然亦幸矣吁

秦皇帝之作阿房也盡天下之良材楩楠杞梓大可蔽屋隱牛者以山積有容成者計其數有大章者規其制捄之度之工倕者百人焉斲之削之離婁者百人焉雕之鏤之般輸者百人焉至奔走服役亦皆絶世之藝運斤成風鋸屑成雨數年而功成開闔陰陽軒豁天地切

摩霄漢蔽虧日月峥嶸偉麗莫可名狀而東郭有賤工者操鈍斧削數寸朽木支其文礎之下曰備其缺也偃然自多其工陶朱之室盡天下之奇寳明月之珠徑寸夜光之璧盈尺球琳琅玕璠璵琬琰莫不精射天日氣蒸雲霞而北里之窶人碎瓦礫磨礲之跡門獻曰願充君遺嗚呼自有經籍以來性理之學發明於濂洛關閩殆無餘藴矣而世之陋儒慕其名之美竊取前人緒言東補西緝妄然以理學自處曰足先儒之所未也其視

前二者相去能幾何哉

佛老之道高矣美矣然而無用也佛老者見世之膠膠擾擾耽冥桎梏於事為之末營營焉至老死不悟厭且苦之故為一切擺脫謂萬事悉皆假合謂此生且若贅疣謂乾坤之大萬世之久若泡漚電影猶且欲一切空之而何富貴利達之足云要在超然特立絶不與世相嬰彼其俯視一世耽冥沉溺者真不啻虱蛆之叢糞壤嗚呼是其所以為高且美者而吾亦為是信其為高且

美也雖然宇宙之間民物之夥必有所撐立楨幹於其間者而後天下得以立民物得以安也天下之事誠浩繁矣其當然者乃世道所係不可缺者而其情慾波靡聖人固有禮義以防閑之佛老者不問其是否而併欲絶去即使世有一二猶未病苟人盡佛老則天地民物亦何所賴而世道亦何所底止造化且幾息矣

甚矣學之日益以陋也予嘗泛觀乎天下凡有所挾者率自矜耀欺人以成其私晨起倚市售貨百物者孰不

自譽已物之美彼其是非之心曷嘗不明也而姑為是以求衒至於百工技藝大小美惡紛然其不齊而莫有不然者是故工則詑其藝之巧豎則詑其業之精卜則詑其術之神嘵嘵然幸人之不知以求一日之售以至三家之市倚歌獻笑者爭妍競好盼盼焉日冀人之一顧嗚呼此其為心何如也夫吾人之為學非可以是律也苟不務實得於已而亦徒事口語之末與人較一日短長大言無實以求濟其私則與是亦何以異而舉世

且安之甚矣學之日益以陋也噫嘻悲矣

南海有文蛇馬鱗甲晃耀射日作金色腹斕斕如錦綺一躍可數仞口吐氣成五色文行行然自多聞東海有神龍馬往觀之龍方作蝘蜓卧視其色黯然耳蛇行行然謂龍莫已若稍逼而近之一躍數仞噓其氣五色文龍漠弗之顧蛇謂龍果伏已也益觸之狎侮之龍乃翻然起噓氣成雲下上薄乎玄黄間天地晦冥雷電交至雲雨霆霹百里山谷震撼蛇大慚沮縮入崖下以死嗚

呼人有以小才自衒而欲輕大道之士不可比類於斯哉

吳人有好古器者掘地得斷劍焉土蝕翳甚吳人謂干將莫邪也愛之至珍襲之楚丈人聞而請觀焉吳人恐其易也拒之曰此希世奇寶何褻也即欲請必齋沐後可丈人如其言及出之則三尺枯鐵耳强磨礪之卒無異丈人胡盧笑去嗚呼士有守僻陋之見與凡有所挾持輒顓顓然自以為是者皆吳人之類也使識者見之

有不胡盧笑去哉

甲父成善相馬齎千金適薊市駿薊馬多天下甲父成視肥且大者毛澤者色純者市以歸自謂薊無留良矣其友義渠昭視而駭曰噫駑耳何駿也薊産詎止是他日義渠昭得馬以歸媽而駁毛拳然且瘠甲父成笑之飼秣數日試之並衆馬而馳矯首長鳴騰驤奮迅衆馬踞蹴無敢爭甲父成大慚終身不敢言相馬嗚呼狗外而遺內相馬且不可矧相天下士其有不失士哉無眩

於外則真駿真士得矣

昧昧我思之使予之心汚且濁者誰歟昏且塞者誰歟火而燥者誰歟氷而寒者誰歟紛如亂絲者誰歟膩如稠脂者誰歟天飛者誰歟淵淪者誰歟懦不可立者誰歟飄飄無所定者誰歟嗚呼曷由濯以江流乎曷由劈以神斧乎曷由燭以大明乎曷由沃以凉颸乎曷由曝以烈日乎曷由割以干將莫邪乎天飛者曷由抑之使卑乎淵淪者曷由抗之使高乎曷由貫之以百鍊之精

金乎昌由鎮之以干城底柱乎嗚呼敬乎義乎克己私
乎慾必懲乎忿必窒乎操存乎涵養乎勤問學乎庶幾
所以為治者乎嗚呼噫嘻勉矣
伯昬氏取友得辟閭氏甚歡飲非辟閭弗樂也謀非辟
閭弗愜也語非辟閭弗告也伯昬有怨家多貲要辟閭
氏誘以貨辟閭氏利之悉以伯昬事告伯昬竟坐罪死
辟閭猶日至其門號且哭曰天乎孰殺吾友也嗚呼山
岳之高江河之深猶可得而測也有若人心之險孰得

而窺之辟闇之事可畏哉雖然是爲取友言也苟吾之所以自處者莫可疵焉則雖有百辟闇惡得而禍巳也是以君子貴自檢

巫覡以絺帕蒙首飾鬼臉甬䰅然也齒呀然也睛煜然也被虎豹之革嘯且呼執盾踉蹡而舞兒童見之謂真鬼也恐怖辟易不敢視人則弗懼益知其固人耳嗚呼世之假外貌作威勢以凌蔑人而實無所能在兒童無識則可欺耳欲識者之敬且畏也難哉

天下一屋也屋必有棟一舟也舟必有舵是故天下之事必有擔當負荷之者羣然而居紛然而議求其擔當負荷之者莫知誰焉屋無棟舟無舵不至於傾敗沉溺者尠哉

璇臺九層薄星辰而出風雨欄楯堅整陛級峻固弁冕巍峩揖遜於上仰睇之若神人然優人樹數尋之木緣之若猴獮立於杪末折旋雅舞備極諸態過者神眛彼方囂呼四顧揚揚然自矜其能而不顧虀粉於其下嗚

呼世之居高位者欲人視之如神人乎欲人過之為神
𤨏乎
情者聖人所不能無也世乃有為忘情之論者何哉異
端之說也予平生為情所累前以哭子過痛病嗚呼釋
老之教固謂沉溺苦海自彼視之牽情者不幾於惑耶
夫釋老非人耶而何與人異也彼特憫夫世之沉溺不
能自解釋者無可以處乃為一切決裂離叛强為擺脫
以超然無所係累為高自謂了死生之變於凡天倫之

重人心所不能已者率以無情處之泛泛然若浮槎斷梗之往來相值於江湖之中既去而莫之念也予惟以情累無以遣去嘗欲以其說自廣雖然吾聖人之教則有矣恩義必篤倫理必厚必欲其綢繆固結而不可解散然而有節也是雖親喪大故極其痛而亦不踰其制故毀生者視不孝等而閨門之中慈不勝孝喪明者君子非之則牽情如子不惟為彼釋老所誚亦吾聖人之教所不與也若夫卒不能忘情者則固出於天理人心之

真切自然之義而為佛老者不得吾聖人禮義之教以為之主乃併欲一切斷除若利刀快刃一截兩斷更不留念夫其達死生之變固可以砭溺情者之蔽然矯枉過正牽其道終為寡情薄義毀人倫滅天性驅生民於禽獸之歸此則大亂之道也是故君子罪之

堪輿家之說漫演矣為福後計者誕也子程子固常非之然亦有培根則枝葉茂之語無乃少恕將復為彼自容之地耶夫所謂卜其宅兆者何也為死者也今夫愛一

物者置之必致其謹矧奉吾親之遺體而置之可不謹乎仁人孝子不忍死其親曰吾親偃息於是也茍非其地或土脉之磽确或風水之激射或將為道路為城邑為溝瀆有人心者寧忍聞之是故必謹於此俾吾親魂魄永安葠有患害而後始憮於心此固仁人孝子愛親之至情也而他不與焉

醫雖一事而取喻則遠予少時聞前輩云昔者良醫之治病也其病之甚者必請更召某某羣議至則參互斟

酌以擇夫是靡忌尅焉故所治多愈今之醫則不然其治病也不問難易必專之曰惟予也莫予亂然既藥而罔效病家恐則更謁醫欲使共事彼方怒其弗已專也又恐繼者之攘之也力非之而後至者亦思非有以大變其說無以自表見故悉反之病家既無所主惟付醫手既又見其亦罔效也更謁醫至則又思有以變前說於是寒熱陰陽表裏虛實紛然頓異卒之元氣盡索以死而三醫者又各諉曰弗專任耳病家亦懵然無所歸

咎嗚呼天下事非一人之見所能盡吾亦惟其是者而左右之以求濟耳而自用者乃欲必出自己盡廢衆說而獨行已志卒至僨事者多矣寧獨豎哉寧獨豎哉悲夫

老子曰天下營營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嗚呼利之犇走天下之人也久矣單夫窶人逐毫末以延旦夕命者固其所吾獨惡夫世之酣冥之徒得已而不已者也天之生我固無飢餓死之理故古之窮人莫回憲

若然不以飢餓死而酣冥之徒悉若以飢餓死為懼貪侈競得無有厭極汨沒至老死不休即使富如丘山誠亦何用且處世無百年其平生所致力者徒為不肖子孫淫佚之資而甚則衣冠而跖行身膺惡名萬世不可湔滌使夫執清議者肆口唾罵亦何苦哉故夫有志者必羞之是故名節重而得失輕道義勝而嗜慾薄彼其自處者高自信者篤所期者大以遠則俯視此輩猶蛾蠓蝗虱而彼方且自以為能以我之所不欲為者以矯

我嗚呼亦可醜矣

重利者齊民也士而齊民焉用士雖然亦難矣天下未有無欲之人也夫既有欲則不足之患生必廣求以充吾之所用夫焉得而不重於是視為神明然性命然鉌心劌腎迷不知止無恠也夫惟寡欲則安於澹薄舉天下瑰奇美麗之好無以動其心一身之外皆餘物耳而又何用之無所用而且得不以義則其視之真不啻垢穢將唾去不暇尚肯少屈志以求之耶是故寡欲者斯

輕利未有多欲而不嗜利者也輕利者必寡欲未有嗜利而不因多欲者也予亦嘗坐是患矣雖復强制不敢妄有所求而終不免為所係累乃今而後始覺此心殊灑耳

仕與隐不同道至多相詆訿者何也此小人之私心也山林之人謂高位者曰彼無功德逮人尸素耳肆然以為可鄙高位者曰彼欲得位而無能此蠢耳忿然以為可惡嗚呼其敝也甚矣夫人顧自處何如與觀其人何

如不可以槩論也夫竊位者有矣不有位稱德者哉真隱者固不無而碌碌無以自表見者亦非絶無而僅有也嗚呼以真隱者誚竊位吾猶以為僭矧碌碌者則已無耻而又可以誚宜高位者也雖然斯固真隱者所必無也以宜高位者詆碌碌吾猶以為濫矧竊位者則已無忌憚而又可以誚真隱者耶雖然斯固宜高位者所必無也故曰相詆訿者小人之私心也

東郭野人室患鼠蓄一猫甚恤之然猫殊弗良抵覆缶

益無留物焉溲溺無所擇衣被巾幔無潔物焉偶得鼠欲食鼠不服曰吾與若均也若焉得食我猫曰主畜我欲我捕汝捕汝吾職也得汝而食又何言鼠曰主欲若捕我為我暴主物也而若之暴主物也更甚且吾尚以夜竊而若乃公行於白日若罪視我何如而又何得食我於是猫不能荅鼠咻之竟脫去語云無諸巳而後非諸人無補於世而志欲求足難矣哉

騶虞仁獸狀肖虎一日見虎謂巳類也而傷其暴之異

已乃與之處甚狎若與其化者虎見其亦龎然大也莫之敢觸馴伏若見化然頃有麋突于前虎忘虞之在側也攫而食之虞爭之虎怒并欲噉虞虞不得已避去嗚呼仁之化不仁也久矣然亦有不可化者於不可者而必欲行其志難哉

亦嘗觀諸藝植者乎北郭氏之藝植也雜羣木而溷之木性固殊發達有難易或已尋丈或僅尺餘戕之伐之務俾之均亦並凋瘁耳不知區分而藝之勿使相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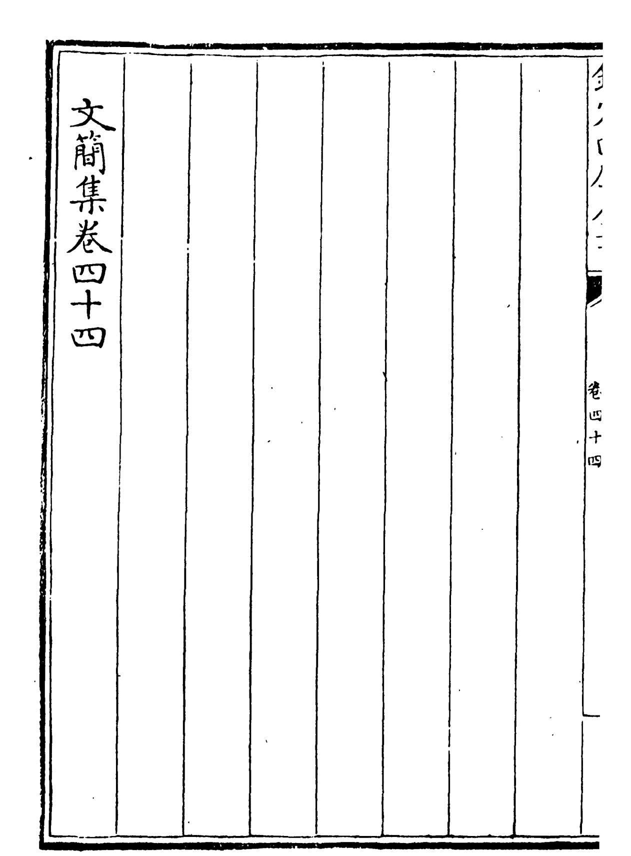
視長之難者勤灌漑焉雖不能以均一而生意各茂嗚呼貧富之不可齊也久矣為之限制俾富無侵貧又别求加厚於貧者則貧者有益而可富富者無損而不至貧各得其所而後人知生生之樂也必欲尅富以資貧貧既不可富卒之俱貧而後已嗚呼今之從政者北郭氏之藝植哉

世不乏好人然往往於田野細民見之予前使荆楚道出鈞鄭之郊有二輿夫每當更直之際爭就肩焉意甚

懇予恠而問之則弟兄也弟病瘵厥兄慤之兄已年六十餘弟又憫其筋力不任也予慨然傷其意命俱釋之弗聽卒畢役而去

東郭居士性懶不喜事事獨于閒暇時據几隨意命筆客有嘲之者曰明道歟裨世教歟居士於道猶蔀屋耳奚以明又奚以教曰然則為名也居士凡有筆悉以片紙作蠅頭字草率漫書非世之雕肝鏤心務欲期工者比筆後即弃去不自惜久則不復記憶故所存十之二

三耳而何名之與居士性迂且拙無他藝能可遣排時日獨謂是固猶賢乎已也故以自適焉耳每執筆凝思憂心以釋躁心以平不知飢渴疾病之切身也故久亦弗厭至明道立教聖賢大儒之事居士何敢知乃若埀身後名亦必作者而後可豈居士意也曰子既幸無恙苦曷不澄神絶慮靜養以保太和而乃獘精神於無用與無疾而呻吟者何異居士不答笑而寢



文簡集卷四十四

文簡集卷四十五

明 孫承恩 撰

書

與宋文忠書

奉别都門不覺半載餘矣方朝夕懷戀楊仲玉家人至京忽接緘翰甚慰鄙衷伏讀示諭備見謙雅至謂短於機智而以地方頑不易治恐不能勝任為憂尊念及此

僕竊以為慶也人之通患自負者大則視小者不足為自處者高則視卑者不屑為故常靦然以受肆然以居漠然不加之意乃至於曠廢不治者多矣抱負如君而乃俛首簿書宜若鄙棄而顧惴惴焉以不勝任是懼則君何如其為心也君無惴惴也人性一耳豈有樂清之民獨頑者歟且君之所謂乏者機智也無機智則非狙詐矣而狙詐豈君子之所宜事哉君素敦誠秉直唯誠則能動物唯直則能正枉古之所謂循吏未有不以誠

得民以直正民者也君惟盡心而已矣盤根錯節正利器之所自見異日觀風之使交騰薦剡亦當無出於誠與直也執事自信者何如哉不佞顓蒙淺陋不諳治理虛辱下詢媿歉無任未緣奉晤惟祈為國為民自玉不備

與吳國用書

昨小僕來京師辱附手書慰誨勤惓且承獎與太過何敢當何敢當自惟叨辱教愛幸玆忝竊名浮于實處非其

據夙夜惴惴焉不勝是懼不知兄何以教之諭及文字矩度詞林好尚欲就僕求益僕亦何以益執事哉夫問學有簡要功夫有喫緊執事既得之矣不可以無復也竊嘗聞之父師學問有本聞見有要讀書有法何謂本道隱於渾淪而見於事業總之為太極析之為五常幽之為鬼神顯之為象數本之為性命綱之為五常儒先君子論之詳矣學者即成說考索引伸觸類必有自得處若憚於講求率惟想像臆度雖或强合成章而意趣

則已淺矣何謂要歷代之故具載史册學者博學待問其於上下數千百年之事胡可弗知然亦難矣昔蘇長公謂觀史不宜泛泛如禮樂如食貨如兵刑賦財必各作一類而以次通之久之浹洽自然可以八面受敵古人求博如此豈非學者之要訣耶何謂法昔朱子教人為學之方謂莫要於循序而致精循序則無凌躐作輟之患致精則無鹵莽踈放之失彼其粗心浮氣貪多務速冗冗終歲而卒於無得者坐昧是耳若僕盖素苦是病

而令悔之亦既晩矣至於治經之弊有四癥纂文之弊有九蠧尤吾儒之大忌敢悉為兄道之聖賢精義著於經傳本明也而翳之使晦本易也而鑿之使艱本全也而析之使離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支離纒擾創新立奇以勝人而聖賢之精義汨矣夫聖言廣大非一説所能盡士子過用其心穿鑿附會以求迎合不亦徒自苦哉所謂九蠧者則譎恠以為奇也雕刻以為工也纖麗以為華也摭拾以為富也腐爛以為熟也粗放以為豪

也掩抑以為深也輕揚以為肆也拘泥以為切也此不惟大壞文體抑亦足以為心術之累大雅之士必不爾也執事質美而學脩其於讀書之法或亦思過半矣若治經作文必去所謂瘕與蠹而後可也此在執事必知所以自克而亦何俟於僕言然有懷必吐乃朋友規勸之常雖自顧淺薄未能實踐斯語而乃以為告恐執事亦蹈僕之媿悔耳妻弟吳德章亦嘗問僕應舉之說久未有以復之也相見望併致一笑毋相誚為老生常談

幸甚冬寒善自愛便中不吝惠教為幸不宣

與府縣論備倭書

海寇猖獗焚殺無紀憑陵已甚將官恇怯縮首無為賊方嬉笑玩侮徜徉自肆目中無人畧無忌憚傳聞賊言惜風不順儕侶未齊則其若有所待以為攻取之計明矣可為寒心令焚燒殆遍四門凶焰已極莫敢少攖其鋒聞賊中製造鈎搭攀援之具而未舉者尚慮我衆彼寡未得其便耳今吾城守既久精力有限能保無頃刻

怠惰賊方顓顓竊伺吾僚倘少踈虞即使一二賊登城荷戈之士心膽俱喪當即驚奔潰散賊雖人少可横行矣只今兵力雖弱大畧計之合所調客兵并義勇民兵僧兵等亦不下五六千人賊數聞不滿三四百多寡懸絶如此而徒畏其虚聲氣喪膽寒不能振發自强益使賊益張勢謂之何哉以我之衆加彼之寡同心合力何攻不克何守不固攻守雖異宜而在我正當以守為攻以攻為守使賊失其所恃而後可以徐議剪滅盖賊既

狃於無懼方以吾兵為懦而不敢出令當更示以弱使城守者潛伏無譟刁斗希濶若為懈怠可乘之狀預製勁弩神砲以俟使敏捷者伺其所向誘而餌之使至城下出其不意砲弩俱發當不無少殲焉於是可以乘勝逐北分兵勦戮未必不得志也不然則出兵一二千分為三四營𤗪角相持彼此互進亦須設伏用弩以斃之蓋十弩發可斃一賊百弩則斃十賊矣十賊斃勢必奔潰因而蹴之蔑不濟矣兵胡可以不出也乃令受困日

久人心益懼賊勢益横詭計益深殘忍益毒其禍有不可料者諸公於為國為民當無所不盡其心力而機務鄭重不可不多方圖之奇謀良策必有負折衝之才者願朝夕延見而熟計之若僕素乏智畧且老病不能躬任荷殳之役聊陳淺率之見希恕僭言

與雙江方守

賊連日徘徊不去其情叵測今果復至烟火接於四境聞有漸到新賊憂更大耳表鎮撫募兵既不至而盧將

杳然亦不聞音信此城何所恃也昨言助米事倸非有餘樂為此以要譽目覩時艱故倡為此舉亦實激於義謂同舟共濟在風波中此身皆非吾有而况外物耶茍可藉以拯援雖罄所齎可也而可計吝耶城守之人皆街巷小民肩販度命一旦驅而為兵真無為官死守之志迫於饑餒而無能自供恐反怨生不測能不為之寒心兩倉支米亦誠救急之策但米多空頭兼有朽腐一石止可舂四五六斗不久責其還銀四錢伍分小人頗

不以為便而且有出怨言者僕謂宜減價三錢至秋成
還官庶人樂從也令城門晝閉内外隔絶倉卒未能盡
運入城使賊至而據有之雖欲使民自取而無由矣況
藉寇以兵而資盜以糧尤所當慮此何時而尚循出納
常格耶義助一節人情好義者寡今除士大夫外絶無
一人附和大都城中殷實之家皆以堆積典債為務銖
兩升斗但知積累深藏而欲割以與人視如肌膚性命
然寧死而不忍捨也此恐亦須藉官府命地方查報以

示激勸且諭以今日利害禍福所關庶或不得不從耳僕以衰年歸田適遭其窮圍困城中淺薄無能贊助萬一間出一言又不足以動尊聽老病徒自憂煩抑鬱已無可奈何小兒効勞在城雖病而不以為惜惟是上不能為國家戮力效死下不能為公排難解紛緘默束手惟以待禍而已雖然數萬甲兵在執事胸中諒自有餘用老朽聒聒自取厭薄誠不自量也統惟尊照

復諸士大夫守浦議

承示守黄浦之議各執一說老迂無能辨別且未嘗親履其處於要害委曲懵然也何以為言但據鄙意則府議為長浦非長江大河以冦之鬼出神没海猶可越而何有於一帶之水也夫浦之東俱王民也田疇廣濶松之賦税大半出焉今民之急難流離甚矣既不能併置於保障中無亦使之隨在逃避庶幾暫可假息今若禁其來往使其逃避無所是置之於不必顧而若弃之矣彼其柔弱者惟就死地而其稍强健者計將轉而從賊

是我驅之往以助其勢非筴也此守浦之議未可便謂衆見之同為當從也如云渡浦則浦之東西並受慘毒且恐延及嘉蘇夫浦之所隔亦止東南一隅耳若斜塘以南乍浦以北又何藉於浦寇必欲來獨利一浦之渡哉曩者賊自浦南來燒南倉後尋又有賊從北地來大肆焚掠非係不守浦而致然也此守浦之議但可責以廵徼禦寇可也若併吾民而禦之不亦忍哉老迂之見不合時宜承示及聊以為復草草不具

文簡集卷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文簡集卷四十六

明　孫承恩　撰

啓

賀少師西涯先生李公致仕啓

伏審抗疏乞閒蒙恩得釋解機衡之重務遂退託之初心詔旨温存禮義隆重顧眷注而未替超倫等以獨優出乎風塵者公致之髙同乎天地者聖恩之大君臣之

道兩盡出處之義兼全實仕宦之極榮斯志願之方畢里閭欣嘆搢紳聳觀伏以造物每忌夫完名君子當慎其晚節然而寵利之地人情之所易安得失之計世俗之所難免自非道足以經世理足以勝私明乎進退卷舒之機究乎消息盈虛之數率多迷惑終致玷汙是以古今之英豪少有盡善之出處況自常情而論則位之極者弃之愈難然由君子而觀知任之重者辭之必果老氏垂功成身退之戒詩人著明哲保身之言故以周

公忠勤亦欲明農于成王攬政之日伊尹自任即已請老於太甲允德之時非特出處之當然亦是聖賢之髙致唯其時勢不能無異故其去就卒有不同或天下之責實不可以必辭故在已之志遽不能以自遂然而其念之所及則未嘗不以去為賢而況功名之已成去就之甚裕維時望容有未釋而已志可以必行若猶恥止足而戀君恩諉行道以便身計則是終無可去之日甘冒固寵之嫌古今一途彼此更異孰能獨覺蓋尠其人

此葢伏遇致政榮祿少師相公閣下德業夔龍文章韓孟著忠勤於四世蹈夷險以一心功業施于天下而人不知風節表于一世而士咸服曩者内朝變故以及西寇搶攘左右維持馴致底定方當坐享太平之福庶以少酬賛襄之勞而乃决志求閒奉身言退雖眷留之甚切而此志之莫移葢宰相致仕始于韋賢而事業則未見功成請老見于裴度而文章則無傳其或兼是二長則又多虧晚節未有全美之善卓如我公之賢磊磊落

落者無所繫累之心空空洞洞者不可窺測之量此盖
天眷碩德故特付以完名卓為人臣之師以彰一代之
盛自兹頤養坐致松喬雖世俗塵紛已不關于念慮而
元老德望猶默鎮乎華夷某自昔登門雅深受教顧此
瞻依之久尤深喜慰之私頌禱不文慚惶莫既

復曹定庵先生啓

猥以陋劣幸辱寵褒俯垂禮意之勤特有文字之委無
乃高明之悞見抑亦奬借之盛心聞命不勝撫己甚媿

伏以倡行禮教允作鄉邦之法程裒集羣詩式昭治平之風雅本人心之固有契天衷之自然事非無稽義實有補欲為不朽之計必藉名世之文自揆何人敢叨兹任伏念某學既寡淺才尤鄙庸讀書通章句之末能為文敘甲乙之僅可每媿童子之習何當作者之名自謂舉世而無稱豈期在公而有取恭惟鄉達定庵老先生學闖程朱之域文宗韓孟之傳厚德鎮浮清節厲俗天錫眉壽世仰完名燦午夜之長庚凛大冬之松栢巍然

鄉邦之望亶矣搢紳之師以名德之如斯視孺子而何有顧茲褒采之過盍見謙德之光勉竭庸膚粗為敘次詎謂蕪辭之足稱其如峻命之重違恐致稽延輙呈娸鄙固知頑礦不堪羣玉之先惟是溪藤可覆公家之瓿慚感之至敷寫莫周

楚國王賜禮回答啓

銜命不遑於朝謁方勤翹企之私撝謙遠賜乎顧存更拜便蕃之賜誦揄揚之已甚見獎借之過優淺薄何堪

懽慰交集敬惟楚國賢王殿下天潢演派漢水開藩享一國之尊崇作萬年之屛翰詩書適性夙慕河間之好文仁禮律身欲繼東平之樂善迹居南國心繫北宸惟仰極天朝之尊肆俯致王人之禮既儀物之美備又寵召以勤渠榮溢行臺光生使節春秋為訓雖無外境之交禮義相施實有中心之感顧趨朝之維亟恨展謝之弗能敬此敷宣曷勝慙惕

布按惠禮回答啓

北闕須綸叨與明時之盛典南邦駐節樂覩大省之賢僚屢辱撝謙荐加惠問顧揄揚之過甚揣菲薄以何堪儀物並隆感媿交至廪人繼粟庖人繼肉方自歎於虛縻投之木桃報之瓊瑶誠不知其所以知守職未緣於傾蓋顧好賢徒切於向風尺素敬將鄙懷莫盡

賀大司徒儉庵先生致政啓

伏審奉詔憫勞懸車謝政喜素心之獲遂成晚節之益高搢紳聳瞻閭里欣嘆竊惟盈虛消息之數天道之必

然出處行藏之機君子所甚重止足垂戒於老氏明哲著訓於詩人自昔為難匪今獨異故兩疏之事千載以為美談而三休之名一時以為達識其或沉酣富貴遂至觸履禍機不有高賢曷礪貪鄙恭惟致政大司徒儉庵老先生巨材偉器直道古心歷內外委質三朝蹈夷險堅持一節比當邦賦之重益弘經濟之才體國忠誠質鬼神而無愧律身清介雖隸卒而亦知真遠同崔子義之風望不羣詎止如鄭善果之嘉績可紀髮憂先白

願盡瘁以何辭心老益丹顧知難而合止憶故園於累歳釋重負於一朝脫屣塵垢之名寓興雲霄之上觧紱緣綺古意自存入匣青萍精光不改居閒拄笏看南山之晩晴興至揮毫賦東臯之春雨于今林下已見一人獨念朝端可無此老玄齡尚壯隨見後車之迎居易耽禪且結香山之社睠蒼生必終有賴諒高情豈能恝然某忝受愛知實深敬仰偶寓仁賢之里槩親道德之容顧職務之多閒喜追陪之有地即辰炎暑正熾伏異倍

萬珍調茂集繁禧以副斯文之禱

請吳雲泉學士啓

恭審拜恩楓陛寵陟玉堂重抽石渠藜閣之書再聽鳳掖鑾坡之履覲清光于天上辭白玉于雲邉當星軺至止之辰正陽德亨隆之候頊覺蓬瀛之改色式瞻鼇禁之增輝士類竦觀文風丕振某濫叨攝事僣奉命以逾時仰盼遠臨喜交承於此日會更甲子但深忭喜之私職掌簿書原無告語之政謹俟綰符之始薄陳助喜之

筵欣炙德容樂聞道誨雖禮從真率娓無繁縟之文而座列髙賢幸萃衣冠之盛動清芬于罇爼暢雅興于几筵豈惟申賤子之微悃亦以備詞林之故事伏惟鑒亮不罪瀆煩

擢宫詹兼翰學請詞林諸公啓

淺薄無能久玷春曹之佐迂踈何補復叨詹府之司辭部事而冐清銜綴朝班有同吏隱拜恩忽逾於旬日晤承尚缺於諸公故事可循兹行敢後涓是月維吉擬廿

日為期東觀宏開快覩衣冠之集溥筵敬設遥迎嵥戟之臨雲物孔嘉氷霜初厲霏璎屑於談笑聳巖石於具瞻風雅猶新敢繼前人之盛會扳援為過幸分賤子以餘光不賜鄙夷無任榮感

請春坊經局諸僚友啓

伏審龍墀降命鶴禁開祥重簡在於帝心亟喧傳於士類歡騰九有慶洽羣黎實以兆萬年宗社之洪休豈惟侈一日衣冠之盛事竊以傳稱儲貳書紀元良維承祧

主器之人有撫世統天之責揩之往牒厥有前聞博望
宣猷崇賢求福名稱雖美實用則非是有見於早教諭爲
當然而獨昧于遲左右之尤重具文徒有盛治莫臻仰
三代之遺風思先王之令典實雖曠見允屬明時恭惟
大宫僚某官翰苑真儒講筵舊學瑰辭大製何論華國
之文遠識宏才雅負濟時之具輿情久繫聖眷攸存將及
舉東駕之周行肆豫爲大庭之遴選俯咨元老並進肆賢
盖以望他日陶鎔之資付將來弼直之任仰見聖謨之

宏遠懸知儲德之粹成顧是洪圖夫豈小補豈伊瑣屑可以堪勝某老拙無能叨先是媿寄空名而無實欲罄竭而靡由思轉移將順而未獲其方欲引退乞歸而又所不敢心之憂畏若履淵氷兹於同德之彚征誠喜事機之有賴左提右挈共濟協謀既負荷之得人顧憂虞而少釋其為私慶實倍恒情乃者諏日維良共慶綰符伊始薄陳小酌敬展微悁豈惟聆誨教于浹時抑以致傾輸于夙昔乾坤開泰輝聨東壁西奎天日熈明懽暢左

尊右俎雖尠薄似嫌乎褻越而勤渠幸鑒乎嶺蒙惟仲

鄭重之私不計禮文之缺謹當擁篲敬俟鳴騶

文簡集卷四十六

文簡集卷四十七

明　孫承恩　撰

哀詞

盛克脩考妣哀詞

桐城盛君碉松處士諱健字志剛有隱德配王氏孺人克相其君子既已先後謝世其季子鄉進士克脩持巨軸來乞詩於諸同袍之

在南雍者余辱克脩厚義不可辭乃著詞一通以洩其哀云詞曰

若有一人稟元陽兮含真葆熙闇弗彰兮如玉在璞如珠在房兮懿厥淑配德靜貞兮敦尚儉朴屏華紛兮內外順治式家人兮天道靡常倐變遷兮何辜於神亡後先兮善人殄瘁我涕沾兮仁者獲壽古有徵兮天不吾欺此獨莫憑兮冥冥玄化孰權衡兮白楊蕭蕭宿草芊芊兮寂寂九原閟重泉兮破不可完逝不可旋兮脩短

有數匪不仁兮惟生無愧没吾寧兮懿德美行永令名兮克紹有子發休祥兮禄養弗逮後則昌兮不亡者在此我又何傷兮

桐城徐處士哀詞

弘治甲子秋予同鄉薦者曰桐城盛克脩嘗為予稱其同門友徐君瑞卿之賢并其父處士之善教也今年春予與瑞卿同捷南宮既又同入詞林覯其貌謙謙焉氣温温焉而其

才過予遠甚因信瑞卿之賢且意其所謂家教者可驗而適聞處士先偕瑞卿來在邸中噫其真篤於教愛者矣於是予等方欲脩展拜之敬而未果旬日處士忽嬰疾去世嗚呼其弗及矣瑞卿念無以伸其至痛乃畧節處士行實乞銘於大學士介庵先生以圖不朽而復徼諸同館者哀挽之予往年於克脩尊甫碉松翁之没甞有詞以哀之矣顧今乃敢

辭耶亦製一通以塞瑞卿之請且以致區區

云

為子故兮遠遊於京朝夕相將兮一體之情子既顯兮

親亦榮胡天弗慭兮大故是嬰六十匪壽兮仁者莫憑

豈其數之不可逃兮命之傾抑厭世之溷濁兮乘白雲

而遐征猗歟先生兮吉人之貞有潛其耀兮教子克成

俾壽無後兮孰紹而承翁今有後兮益振家聲六十匪

天兮翁歸則寧弗首丘兮翁目不瞑繄大化兮昌人之

能發潛德兮播遺馨太史勒銘兮賁泉扃在翁無憾兮惟子之悍千里兮輀軿淒風兮丹旐月慘慘兮雨泠泠魂漠漠兮天冥冥山川阻深兮附子以行睠安歸兮無震驚乾坤頫仰兮倏變更千古萬古兮永閟佳城吁嗟已矣我懷先生

海虞陳復清先生哀詞

海虞陳復清先生以行學重一時沒且廿餘年矣海虞之人敬之慕之猶昨也先生之季

子檢討君誾以伯兄侍御君之命謂予曰願

有述余與檢討君厚其敢無言爲著哀辭一

通匪示久遠聊伸仰止之私云耳

大道磔裂兮世降而俗偷我哀若人兮喜潔而好脩紉蕙茝以爲佩兮緝薜荔以爲衣集芙蓉以爲冠兮斲桂枏以爲輿歌白駒於空谷兮嗟獨立而高舉余豈踽踽與凉凉兮恐不及前脩之遺矩慚蹇𪑾而無聞兮託詩篇以自宣余豈樂雕鐫與篆刻兮發天真之自然余旣

不能致身以畢志兮將以遺乎後昆茍吾志之有托兮永畢念於乾坤山之顛兮水之涯舒長嘯兮足棲遲緊尚友兮千載謂淵明兮我師忽龍蛇之值歲兮嗟白日之既暮豈厭世之溷濁兮倏余去而弗顧悵宰木之既拱兮悲宿草之芊芊耿脩名之不昧兮留詩卷於人間重曰善人殄瘁何嗟及兮我懷典刑我涕拭兮歸全於地名有煒兮弗暢於施有嗣哲兮奮迹詩書篤世烈兮鏗鍧家聲煥巖嵲兮琴川洋洋永不渫兮慶源之長同

弗竭兮

王處士哀辭

睢寧有隱君子曰王君本静者性温厚好施與尤多幹蠱才為鄉閭所賴恃邑大夫器使者數十年某月某日以疾卒君之友地官高廷用雅厚予間屬一言以圖不朽余言何足不朽君哉姑為辭以哀之

若有一人兮其色誾誾稟志孔良兮懷瑾握璘何内美

之既充兮又重之以脩身權奇倜儻兮忠信而文淹丘園以婆娑兮韜長才而弗售雲泉結盟兮松鶴為友躬孝弟以範俗兮亦休聞之四馳有冠服之煒爗兮荷恩寵於明時樂賑施於孤煢兮橐垂罄而弗倦出才猷於不試兮亦足以脫穎而自見學有宮兮峩峩徒輿有杠兮不涉以過維君績兮孔多人德君兮詠以歌履蔗境而康强兮孰不願其優游乎百年何壽命之弗長兮忽乘化而弗返蹕諸郎之玉立兮曰成立之可俟生弗食

報兮或庶幾其在是宿草芊芊兮白楊蕭蕭已矣乎夫

君兮痛不可招

徐文愙內子哀詞

鳳兮鳳兮雄雌相隨燦文彩兮光陸離鳴聲和兮雙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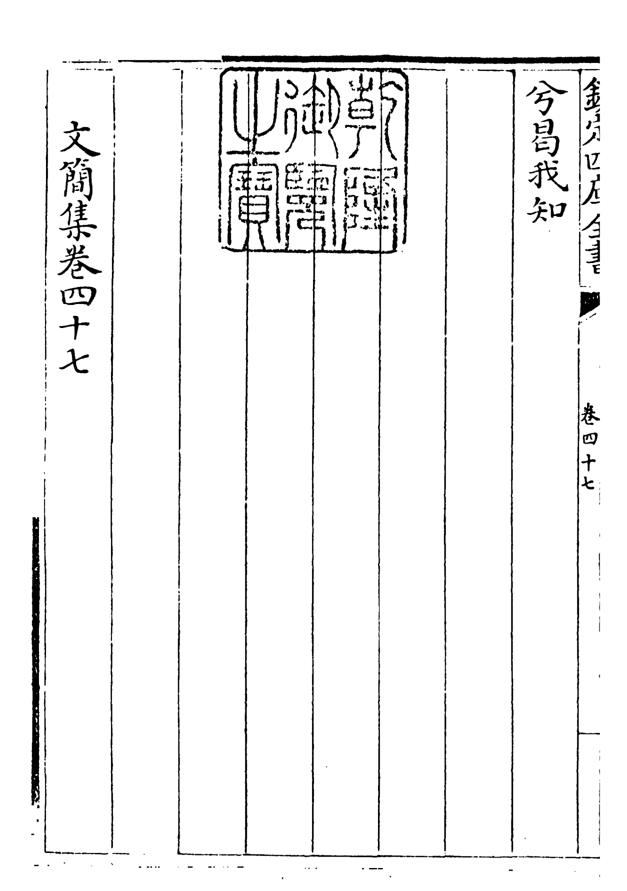
雙飛雙飲啄兮不相弃遺結綢繆兮百年為期倏驚起

兮傷仳離雌一去兮雄心悲瑤臺路杳兮恨莫與俱吐

哀音兮蹇孤棲隻影為偶兮孤哺兒望不見兮返何時

委翼自傷兮愴焉以摧茫茫宇宙兮永相思嗚呼蒼天

兮曷我知



文簡集卷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簡集卷四十八九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修撰臣戴衢亨

謄錄監生臣王翰

謄錄監生臣張炳

文簡集卷四十八

明 孫承恩 撰

祭文

祭石齋尊翁叅政楊公文

惟公純德異才古文奥學事業之著福履之隆厭世歸全始終榮顯此公之所以為盛而無少遺憾者後生小子未當以是瀆陳之維是天下之人以公之子之德為

命以公之孫之文為式推源窮本所以聞公之訃無問識與不識俱出涕相弔而况某父子二世俱忝年誼歸心龍門恩誼切至則區區之悲尤當何如臨風一奠以罄鄙私而不自知僭褻之為罪也嗚呼尚饗

使交駐節蒼梧祭都諫俞厚庵館兄文

嗚呼人事靡常天命莫測禍福吉凶不可料臆嗟嗟崇禮偉器盛年識敏才俊惟子之賢濶步長趨何所不到遠迹促路古今共悼嗚呼崇禮惟子與我誼同弟昆瓊

林曳裾玉堂肄文頊以王事同涉嶺海我愧淺薄惟子是頼自秋歷冬嵗忽更新與子周旋笑言曰親王事未竣我實憂懼期子共濟子忽我弃嗚呼崇禮故鄉迢遞雲山漫漫羇旅之思同此慨嘆子常思歸若不可待今則歸矣子復何在與子同來而不同還忍看輀車使我涕潸嗚呼崇禮曩日之晨猶與子會笑言如常無少差戻死生契濶俄頃之間静言思之如梦寐然嗚呼崇禮弟兄之情存殁之誼皦然此心敢有弗至左提右挈輔

子以行瘞其安歸無有震驚英邁如子豈即淪滅顧是耿耿如在對越絜酒薄奠非子所歆鑒子誠辭嗅此一樽嗚呼哀哉

吳山驛別俞厚庵柩文

昨歲壬午季秋之初王事驅馳寔與君共嘗於茲地聯舟而南日月幾何忽此大繆痛君長往我幸生還乃復於茲别君之柩與君同去而不同歸死生之隔萬里跋涉漸及故鄉感昔念今肝膽如割大江北逝一水滔滔

從此而歸亦君之志我當東騖與君殊途追送無由徒有涕淚一觴奉告尚識此心嗚呼哀哉

復命過維揚祭厚庵文

嗚呼是惟我厚庵館凡之殯而茲地即君曩日所謂新治之别業也嗚呼昔予與君奉使南征也君甞約我以北上之日當過此樂飲三日而後偕往今我至矣而君不見徒使我履君之地登君之堂思君之言撫君之柩與君之二子相向一哭而已豈非天哉

復命囘祭厚庵墓文

嗚呼昃日沉淵逝水注谷我懷厚庵一往不復自君之亡兩閱寒燠世事遷變如一更局君惟才賢人痛莫贖帝錫寵祭光被林麓君腆於善而嗇于福猶藉兹榮以慰耿獨君有嗣人謂我行叔卓立承荷我嘗是勗惟此兩郎秀潤眉目天道久定殆其可卜我惟多難陽九會厲自與君别憂苦併促喪毋哭子備歷荼毒雖云苟存意興敗衂昨以使事復走輦轂感事念君如刀刺腹幸

此畢事得免罪辱再過君里敢敬以告維昔之來君在空木令茲之至黄壤埋玉英英孤標恍其在矚將無聞我一笑出肅凡今交誼如手反覆顧予何心亦蹈薄俗有鬱斯阡濰水之澳我幸未死一過一哭

祭張陽峰翰學内子宜人文

嗟宜人兮出名門性敏慧兮又静温嬪華宗兮令善聞奉姑嫜兮主蘩蘋相夫子兮執儉勤逮妾媵兮孔惠仁端閫儀兮式家人膺封襃兮志愈敦被寶璐兮垂纓紳

羌于于兮又申申婺星殞兮罹裀乇殲内助兮傷夫君駕輀車兮當兹晨臨祖奠兮潔芳樽頌懿德兮薦此文

祭張太宜人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以清酌庶羞之儀致祭于誥封太宜人張母胡氏之靈遥拜而言曰昔在京師交遊若林晚得張子寔予所欽義屬通家獲稔賢母維子德業以慈訓故嗟母夫人坤德夙成淑慎柔嘉閨門典刑乃生賢子克教克訓勵以問學迪以忠信我敬令子寔維英儒

回翔詞林鼎鉉是需子槩王朝母樂桑梓祿養豐盈蔗境優裕昨歲之夏我復至京胥會令子悉其悃誠告我母老歸養志切引領白雲涕泣以血誠達當宁移官于南子心純孝甘寂棄喧促裝戒行鄉思鳥疾言歸拜母承候顏色天人每違訃音忽傳荼毒令子交朋共嘆哭地號天肝膽裂坼封章上陳聖心為惻恩寵優渥恤典駢蕃我謂夫人福祉寔難我亦有母夫人之似棄我薄養倏已六祀我實庸鄙既微且卑有愧令子為母光輝

夫人之休令子之孝我於顯揚祗用自悼惟自風木此憾則同一觴敬奠痛攪心胸尚饗

九卿祭張太宜人文

猗嗟夫人維德之懿柔貞靜專坤道全備閨壼雍肅令則令儀内外順治上下咸宜鷄鳴相勤蘋蘩供祭古有賢婦夫人之似孕和毓秀賢子克生義方為教成子顯名斷機勸學膽九勵志古有賢母夫人無媿貤封既及被服煒煌靡有驕矜謙約自將富而克儉貴而能恭文

伯之母夫人與同母如夫人子如學士匪有是母曷有是子顯顯令子詞林之英翊賛聖謨啓沃帝廷世之璠璵時之麟鳳慈訓不誣産系斯重覩枝及根覩流及源覩子之善必本母賢子爵既崇母養益厚福履康寧黃髮眉壽家人元吉陰德莫尊允矣夫人州邑勘倫婺星隕芒大限忽及乘化而歸何怛何慽帝錫葬祭恤典優隆有赫泉壤賁於無窮某等辱友令子亦或通家知賢而慕聞訃而嗟縻職於兹走弔弗克遥致一觴以寓哀

惻

祭大司馬姚東泉先生文

嗚呼我昔髫歳已熟公名慕公德學寔吾典刑得公文辭口誦手録無縁親炙竊比私淑後廿餘年我忝從政公仕芳亨聲望彪炳内藴明哲外秉端貞遠識宏才邦家之楨柄用既崇功業益偉北斗泰山寔勞仰止朝有元老國有達尊上下緊望代無數人泉石闗心公乃厭仕天不憖遺忽此長逝嗚呼哀哉我念先子昔官於閩

實有遺愛哀切士民死職有祀國之令典久抑弗舉公論莫顯公董學政顧懷而咨厥有名宦先子附祠公職風化勸忠奬勤公非市德我敢懷恩為親區區義弗能已感公念公酬報無以西賡用師公有大勛小子不敏頌公以文勒功垂休國有鼎彛我言何為小子之私因公令子千里緘致冐昧瀆公寔媿揚勵令子德業卓偉邁倫不我鄙夷視均弟昆仰公之生悼公之没四十五年俯仰倏忽雲山渺邈東望長嗟矢辭告公公其知耶

嗚呼尚饗

九卿祭大司馬姚東泉先生文

嗚呼越山嶔岑文江靚深蕴靈毓秀乃生哲人有如公者所以瑰奇挺特而絶類超群也昔公之為學也嚅嚌道腴沉酣載籍發為制作精純炳蔚受業爭為及門文傳廣於梓刻及公之登第也首歴郎署夙夜慎勤砥行奉職表表搢紳荐陟藩省聲譽益起奮鵬翮於九霄騁驥足於千里樂育才英講道論德正學是程舉風教之

瘝缺俾公論之昭明公職廉憲端已範物踐履氷霜操執紀律奸貪由而革心仕路以之清謐公居岳牧施澤布仁法令無苛政治有倫四野沐無私之甘澍群黎歌有脚之陽春公職廵撫鋤奸植良恩威並著大小畢張宣王化於下國屹保障於一方乃佐司空乃總漕賦勞謙有終不愆其度剛毅直諒端雅靖共緊德業之日增亶聲寔之並隆帝睠南邦奸宄弗迪疇咨命公汝往剗滌公拜稽首受鉞以行征誅懷柔秋殺春生嶺徼為之

底定炎海因而廓清帝旌茂勛召公入用付以六師之權委以三邉之重韓范威名西夏震恐期抱負之盡展慰中外之翹聳而公志薄軒冕興存丘壑堂開裴度之緑野園寄温公之獨樂固明哲之高致亦時事之參錯羣望未厭盛業未終尚屬公於再起而公已厭世倏騎箕而莫從此有識所以為公之憾而悲道之窮也然即公之所就亦已卓然而名世生蒙寵渥之加没荷恤典之賜始卒顯榮泉壤光賁矧有令子詞林之珍方以文

章輔國以道德輔君是將建立殊偉盡發公之教而俾公生平志願之畢伸則彼為公置憾者又何足云耶某等久仰芳猷兼承令子念追趨之弗能驚訃音之忽至悼生民之無禄嗟老成之殄瘁命巫陽而莫招躬執紼而無地寓薄奠以將誠臨長風而隕涕嗚呼尚饗

祭大中丞弓岡先生周公文

大江之西名士若林我晚登朝陪公下陳惟公閭閻志行峻潔弘毅之資簡靖之節發軔賢科敭歷内外繼總

憲臺想見風采鎮定浮躁消弭百壬岌業炳朗望崇揖紳帝曰汝賢惟汝予毗遲汝績成大政汝畀士曰公賢惟我㤶懞蒽荃賴植蕭艾莫容人祝公福天奪公壽天人相違斯理曷究嗚呼弓罔古人有云白頭傾盖交遊貴知非新故謂我從公晩敢自附知荷公雅量而不我遺論文訂交曰我其可擇述之委用及猥瑣昔公大父抱德隱淪公在幼穉顧復義深表德酬恩爰著金石有志未償早夜以惕昨狀授我屬我以銘具公誠孝感我

涕零傳後信今實媿淺薄公則誤愛我弗敢郤塵土汩沒執筆未遑負公勤渠若背負芒勉竭鄙思粗為論次庶幾古人掛劍之義崇觴潔俎告公於冥頌公莫周專薦此誠尚饗

祭學士姚明山文

嗚呼明山而止斯耶君之器度英偉莫伍尚友昔賢餘子莫數君之問學既博而醇嚅嚌道腴淹貫典墳君之才識時務通達技藝詞章乃才之末天既畀君兼人之

資君克副之益以修為早承家學深培厚蓺首對大廷海内傾企盛大通顯君所固有建立勛庸名世不朽既生之豐乃敓之遽其然其然天也曷謂嗚呼明山曩歲之秋同君被命校文賢科各矢誠敬我病且拙藉君寔多君識精敏事用不訛君於交遊知愛無幾顧獨於我乃若孚契顓蒙似我曷當君心助君無能感君則深是後無幾我往南都為别數月聞君憂居契濶逾年嘗一遣使弔君尊人無訊動履辱書報謝雅意勤渠有慨世

途念我濶迂誼感予衷書存篋笥忍謂今日見君此事

嗚呼明山昨者歲暮遇君鄉人我為訊君計日治任自

冬歷春倏已炎暑不聞嗣音乃得此語失此俊傑士林

嗟咨矧我朴誠耿耿之私君葬何時勢違執紼遥寄一

觴臨風於悒尚饗

祭徐南庄先生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以少牢酒醴殽羞之儀致祭于故南

庄老先生徐公之靈曰嗚呼士固有受知遇於早歲而

懷之終身隅死生於歷年而視猶昨日雖未足同古人之風義而惟其情愫之可質也然在世俗此意漫不之重方且以為迂濶而哂笑厭棄猶氷炭之不入也嗟嗟乎公昔予從先君子宦遊於兹因獲出公門下幾三歷寒暑奉杖屨而親謦欬也童子寡昧何有知識而辱公奬許曰異時成就之可必也教誨諄切實異倫輩此予受公之恩區區之私而非辭説之可盡述也契濶以來公既長往先子亦逝而世事之變幻白衣蒼狗又何足

以控執也我惟黽勉幸以不墜乃復竊祿於兹砥行懼過謂可不負公教而獨悲夫欲起公一拜之無術也言經公廬幾為腹痛感念疇昔不能不愴然而於悒也惟公老成學行醇朴古之所謂隱君子兹欲求公其人殆不可以彷彿也賢者之後必昌以公遺休積而未發將有徵於諸孫之成立也顧我勢力微薄無能一致其厚未有以為報公者此鄙心之所歉然而媿怩也乃於兹晨餉閽謁公之墓知非世俗所重顧此心之不容已聊

以鼚夫萬一也宰木既拱宿草幾青而白髮蒼顔予亦將老俯仰宇宙誠有感夫人世之倏忽也告公以辭公其有知庶幾見予意之勤拳歆予酒之芬苾也嗚呼尚饗

祭曹定庵先生文

嗚呼大道既隱淳風日澆小才自矜為英為豪譾譾呫呫曾不愧恥豈復知有大雅之士卓哉我公喬岳巨山屹然静重鎮彼浮頑早登甲科荐歴内外司憲於浙焯

著風采中年猒仕勇退急流讀書鼓琴樂此林丘跡晦
名彰身窮道泰庶幾屢空澹然物外齒隆德劭望重禮
卑鄙薄淺夫見公意灰熙熙堯民堂堂大耄清節雅度
搢紳視傚天不憖遺嵗值龍蛇木稼山頽賢人嘆嗟嗚
呼哀哉我惟鯫生誤蒙奬識淺陋無似寔荷公德我嘗
卧病公來視予坐予小樓慰言勤渠疏圃草堂公足兩及北
窓宴眠笑詠盡日童子把筆學人語言公惟誤愛謂我
能文安者椽蘋俾有序述得我謬作喜動顔色辱以題品

於古孰宗假之歲華將無與同顧是區區我豈自昧誘掖以進寔荷至意此言猶昨耿耿於中公今云亡請教曷從嗚呼哀哉兹歲之春我欲北上兩錫雄篇益荷教奬我言别公再登公堂惜别款我飲我以觴公嘆曰嘻子歸何時吾以年耄見子無期惟是盛年子善自愛勉子所業以究遠大再拜稽首感矣公云顧公福祉永慰我人公復自笑子意則雅未聞世間有不死者公固曠遠我頗懐疑猶幸不然歸及見之瞻依德容久未即出

悄悄歸舟寔用愴惻一去未朞訃音忽傳孰謂曩時果訣終天嗚呼哀哉公曾屬我樂丘之作小子何人敢弗以諾謂當却寄以復斯言坐是冗懶遂致遷延一病京師展轉兩月塵土汨人益廢舊業樂丘之許我弗克終區區之心以此負公嗚呼哀哉我聞大賢處死之際視厥衆人必有所異聞公易簀精神凛然生平所養於此可占公身雖亡實未嘗泯豈伊瑣瑣與物同盡正氣煜煜化為白虹斂其真純返於太空生榮死哀公則奚憾

失我典刑後世之嘆惟公盛德作者有銘惟公製作後世法程序述以傳俾無散佚小子不敏顧與有責幽幽空山黯黯寒雲顲公此詞寧不我聞

祭外父吴一齋先生文

維公操履强毅志性朴寔靡有媕婀庶古遺直早登仕版欲大有為不樂俯仰中乃乞歸丘壑婆娑享有壽祉酒榼詩囊天隨東里一朝厭世歸乘白雲哀切黨閭悲動搢紳某以愚庸義叨半子豈惟恩慈過蒙器許期我

勉我我媿莫能敢不自勉以累公明在身大閑忠孝廉恥報公慰公庶幾在此老成已矣誰復繼之侃侃我公昌有企之契濶死生見公無日感念令昨徒有涕拭崇肉于俎載酒于卮寓辭一慟豈曰我私

祭顧東江先生文

嗚呼才之在世我弗克知生也孔完發也孔時既完既時意天所厚謂當得志而大行庶抱負之克究云胡不然中更差池譬密雲而弗雨卒抑遏而弗施迨夫事理

之既明若天意之終在然時去而莫追顧斯人之何賴也嗚呼公乎紹古之學超世之文昌黎雄偉歐陽粹純虎視詞林鵬騫藝苑大貝南金聲光日烜編摩史館啓沃講筵唐虞所授鄒魯所傳乃司文衡乃典邦禮優游廟堂海内傾企夫人能知亦復能言我之頌公不當以是嘖嘖陳也嗚呼公乎我所惜者公之博究時宜通達國體可以潤澤乎黎元經綸乎一世夫何行半途而輒阻會將至而隨違雖名位之已顯而鈞軸之未歸使公平

生抱負百不一售昌黎用而不相歐陽相而弗久此固世道之所關而古今之所同咎也嗚呼公乎昔在辛巳天日晦蒙蜂騰蜩興讒言訌訌明哲保身遵養韜晦雖盛德之無損顧事理之何謂閒裴度於緑野老温公於獨樂豈時運之多乖顧天人之參錯逮歲戊子天日再清公當復起仍位貳卿庶士論之少慰卜吾道之卒行而泉石盟存莫遏裴丞之欲去龍蛇歲值隨嗟温公之長逝矣此人才之在世其出處遇合予之所謂不可知

反覆天人之際為世道而深悲也嗚呼公昨屢疏請老
明農勇決之志上與天通俞旨未下復當北上君臣之
義公弗敢讓是冬之仲我適南還遇公於途慰勞訊安
義公之行高公之退匆匆數言隨復解袂公笑謂我子
到有期我行遄歸爭子速遲葺子草堂釀子清醑遲子
候子共子容與顧斯言之在耳白望公以南轅曾幾何
時忽以訃傳嗚呼哀哉我以淺薄託公姻誼念予先人
知獎深至期白首以相從何一朝之遽棄奠公哭公辭

以為誄既以悼公功業之弗竟抑以白吾懷感之私之一二也

祭周北野先生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以觴豆之儀致祭于北野老先生周公之靈曰昔歲庚寅公病床褥我時北上入别款曲逮予歸來公已不禄山頹梁壞昌仰昌矚煢煢二子奉治命告述告拳拳以不朽屬我聞驚惕撫已局蹙感念今昔若刄刺腹追惟曩年公手編録世嗚有集欲鍥之木

須我鄙作以弁珠玉自我之諾更七寒燠雖嘗涉筆故

紙成束未及報公坐是碌碌奉教弗敏罪過莫贖公不

我絕存記昔宿陋劣昌取獎愛深篤義當酬知其敢弗

勖謹為撰次條貫粗屬爰用聊陳二稿併瀆惟公之賢

清節邁俗再惟家聲詩禮遞續合紀名筆以播芬馥顧

予何人秖為公辱靡靡世風日薄而促我惟老成一往

不復淺尠非禮觴豆酒肉奠公哭公有淚盈掬嗚呼哀

哉

祭楊季玉文

嗚呼玉齋而僅止於是也今日何日吾乃見君有此事也登君之堂不見君容而徒見君之殯徒使我寄遐思於沒世也嗚呼玉齋昔君昆玉暨子弟兄交好無間十餘年間痛吾兄之先殂何老兄之亦繼也驚契濶與存亡何人世之倏遽也嗚呼玉齋以君之才賢而未獲沾乎一命以君之器宇而不獲躋乎中壽長筭短日遠跡促路而人生亦真何足恃也嗚呼玉齋子近者葺搆園

亭甫成而子已病無縁與子嘯傲於其間遺形骸而一醉也意子之英氣豈即泯滅風清月明之夜庶幾神遊於兹而惜吾與子幽明之隔異也嗚呼玉齋子之令嗣昨以君後事屬我為不朽計念君嘗愛吾文矣吾獨悼夫不能為子生前之文而乃為君死後之誌也又恨吾筆力衰颯思致鄙庸恐無能盡君美善之一二也顧不讓而覥顔為之姑以盡夫區區子其有知亦或讀之輾然於下地也具一觴以奠君併以是告感念今昔誠不

覺夫洙泗之交墜也

祭湯雪懷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以觴豆庶羞之儀遣子克紹致祭于雪懷姑丈湯君之靈曰昨君卧病書來告予自言沉疴當遂永訣欲我鄙作以納諸幽宅尤異速為一讀瞑目我適小恙寧神静居念君勤拳亟起秉筆粗陳草具越宿已成謂欲使君一讀而喜開釋憂鬱病其或瘳而我繆文寧惟覆瓿匆匆緘發畀之長鬚未及出門忽聞君

訃有孤此意怳嘆失聲爰以兹晨遣兒呈納朗讀以告焚之柩前猶媿鄙庸莫稱雅意薄陳祭奠併述區區君如有知尚其歆聽嗚呼哀哉

賜告歸家祭先文

嗚呼世家子孫多弗克類縱肆怠荒以迄覆墜惟我先世奕葉數傳罔顯于位詩禮弗愆迨我皇祖發身儒業
皇考承之益大以烈哀哀我考教育勤劬日望于成昌大門閭自念蠢庸早罹多故綿薄弗堪末立巳仆上玷

先德中夜以興恒懼僾遊卒於無成隂相默憐扶持誘掖夙夜黽勉克至今日念我皇考禄養莫追以兹負痛百年之悲況是伯兄亦復長逝骨肉衰謝我亦何恃嗣承之責萃於冲人念我骨肉肝膽如焚人亦有言父子兄弟而我何為中道捐弃得告歸來庭室凄凉瞻仰令昔怛焉内傷我生何辜遭此荼毒天不可問盡此一哭

展墓祭告文

惟余冲人孱劣無似仰承遺緒恒懼弗堪朝夕戰兢罔

敢忽易黽勉自立克底於茲竊祿王朝致身禁地寔藉
先德敢曰已能庶幾家聲不致失墜期於光大對越前
人得告言歸謹謁宅穸退修初服桑梓是依言念終天
追慕無及昊天莫報五内如焚式陳明薦撫心長號惟
冀斯言達於下地嗚呼已矣曷其有終

祭伯父訥菴墓文

昔余冲人幼失所怙零丁孤苦誰其相余時惟我公先
考是念曰此猶子教愛實深黽勉弗皇克底成立方期

歸侍少竭孝思天何不仁復奪之遽靡禄於外莫獲扳號病弗問安歛弗哭視惟此一念耿耿終天公多子孫福非不厚公年幾耄壽非不崇生順死安亦復何憾老成徂謝後死之恫兹者蒙恩言歸桑梓敬修薄奠拜掃封塋慨想音塵恍然如在瞻仰令昔有淚滂沱公其有知鑒此誠意

祠堂成告先文

君子將營宫室必先家廟昔我考蓋嘗有志而未成承

恩仰荷遺休嗣守先業勉勤堂構亦既安居而獨於祀先之所乃尚缺焉匪惟踪跡之靡常寔以公私之多故因循苟且閱歷歲時慚疚厥心不遑啓處茲特於正寢之東稍拓舊規用構新室雖淺隘樸陋未盡禮制而幽靜明潔足稱神棲即令日奉我四世主於其内而始祖别祀以俟祧主之附仰惟我祖我父臨之在上俯垂庇佑昌我後人俾克世承有永無替謹率族人子姓以剛鬣柔毛之儀用申虔告仍以我長兄守齋附尚饗

甲午秋克紹男與友仁從孫赴試告祠堂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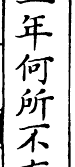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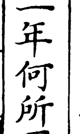
嗚呼所貴乎世家者非前賢無以遺非後賢無以繼也祖宗有餘休矣其心孰不欲承傳之無替也其有弗能綿延乎世澤者固其後人之弗類也惟我孫氏積善而為仕族葢有年矣近復發於吾祖抑齋再發於吾考雪岑而以德以位食之者尚未旣也惟孤早年寡學淺知然一戰而遂捷秋闈因忝登第以叨祿仕匪孤之能固吾祖吾父遺愛之所存抑且為陰佑而默啓也筮仕以

來慎守道義不敢過求寵榮者亦欲留有餘不盡以為我子孫憑藉之地也只今早衰多病老境駸駸山林與長將返初服箕裘之紹欲於後人而是畀也時俗迫隘匪克列於衣冠其何以自立而不及於顛躓也世德顯晦之所由門祚盛衰之所係此某之所以深憂而豫計也二子幸已長成知其寡學未堪而私心異望令茲大比之行寔顧其僥倖萬分之一二也惟我祖父有靈其尚扶持誘掖於冥冥或庶幾乎克濟也區區勤懇之私

固不憚辭之諄復緬思音容忽不覺夫潸然而隕涕也

祭亡室吳孺人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將以明日二十日乙酉葬吾亡室勅封孺人吳氏於蟠龍塘祖塋之側用具羊豕酒殽率諸子暨家眷等致奠哭而言曰嗚呼有鳥比翼言飛于天有魚比目言潛于淵大限忽臨變起不測迅飈驚波永以相失嗚呼吾妻念吾與子束髮締姻共子苦樂久從賤貧三十三年何所不有契濶死生如一反手嗚呼吾妻吾

生與子恩情實深子知我志我知子心我性僻迂事每多悔子豈不諒我實抱媿嗚呼吾妻惟子明慧我寔不如相左右我有同輔車自顧此生與子偕老豈期顧乖弃我中道自子之没家務倥偬靡主靡持心誰我同嗚呼吾妻子昔病革聞有遺言子見則遠我實子憐我今中年齒日向逝顧此重大實有弗易子未獲子痛汝不忘姑徐圖之玆焉未遑嗚呼吾妻子常謂我世圓人缺庸詎知夫子已永訣嗚呼吾妻有聚有散常理固然而

我與子寧能久全所獨念子生也勤瘁逸弗償勞遂以
沒世嗚呼吾妻輪廻之說將無有徵與子為期結再世
姻子之性靈豈即泯滅聞予茲言能不我憮今夕何夕
月出星稀靈輀將駕兒號女啼酹汝送汝永即玄宅吾
言有盡吾痛何極

赴京告祠堂文

恩以庸愚蒙恩被命昨由南翰濫擢宮詹便道過家展
謁桑梓絆茲塵冗奠爽再更王事有程不遑寧處來月

二日是用啓行瞻戀先祠無任悽愴仰祈陰祐罔有害災念恩才拙性迂寡趨時好出處之義恒切兢兢敢務貪榮上玷先德終期止足歸老丘園謹白此心伏惟明鑒

祭嫂氏文

昔吾父生我兄弟二人兄配嫂氏我娶吾媍平生手足互相為依早歲艱辛四人所共兄既長逝吾媍亦亡吾與嫂氏俱看白首我幸從仕日漸亨通逝者之思時切

慼悼昨來都下別嫂七年嫂時寄聲謂我亦老田園之
樂胡不乞身滯留於兹未即能去冀遲歲月歸見有期
豈意變更忽以訃至嗚呼哀哉念嫂早孤復喪吾姪命
既蹇薄業亦未充所喜有孫孫復有子四世相見少慰
苦心後事未期其任在我為位以告薄奠一觴惟靈有
知尚此歆顧嗚呼尚饗

重脩南京翰林院告土地祠文

公署歲久脩葺弗時風雨振凌復即頹壞垣墉破缺棟

楹傾攲上漏旁穿日漸以弊不有繕治後將益艱卜日
維良興工伊始惟神保佑俾無害災謹以清酌庶羞用
伸虔告尚饗

遷土地祠成祝文

頃者繕修公署爰因神祠湫隘弗稱相度易置背晦就
明階級崇堅塗茨完好靜深蠲潔無有囂喧水竹清幽
扃鑰惟謹謹以今晨歲之除夕爰修歲事奉安神位併
告卒功惟神降祥永垂覆佑尚饗

沔陽遺墓祠祭先考文

具官孝男某以使事至楚取道沔南敬謁我顯考中憲大夫延平知府贈少詹事兼侍讀學士雪岑府君祠下以牲醴之儀致祭拜而言曰昔在乙巳之歲我考來牧茲土孤當髫齡實侍親慈俯仰乾坤五十四載緬惟我考德政在人孤幼無知邦人能誦並祀名宦與論之公孤以庸愚仰藉休澤遭逢明聖有服大廷迢遞湖湘欽承簡命王事既畢得展寸私假節來過舊遊如夢此邦

人厚不孤鄙夷走逐喧呼我公之子擭從父老及此士民感昔道令同此慨嘆新祠鼎建當道之賢匪私之循實示風化拜瞻几席永感終天莫叩音容五内摧割念孤孱弱多病早衰無補清朝有忝嚴訓庶幾晩節不負此心式篤明禋伏惟昭鑒

先考入祠鄉賢瞻謁祭告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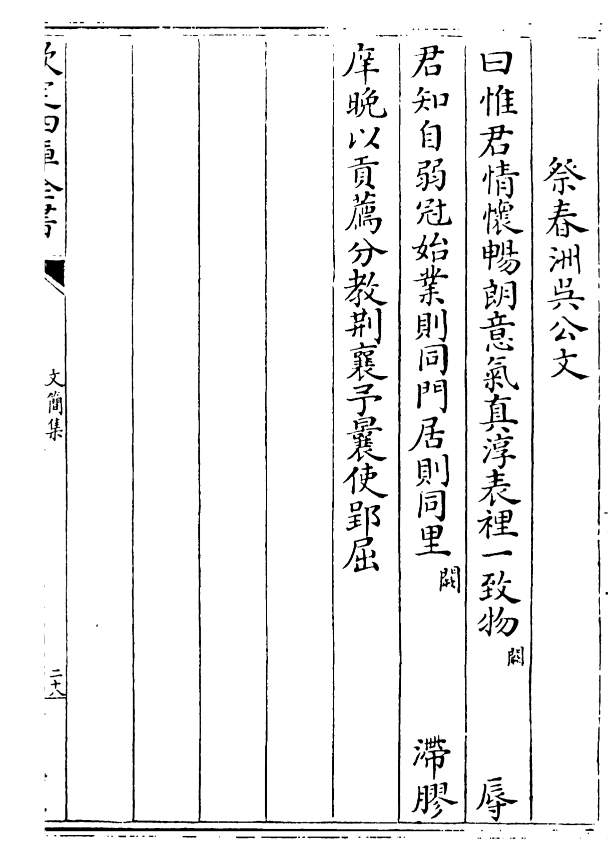
欽惟鄉賢為祠祀典式重文廟宫墻風聲竦動吾松為邦泖峰鍾英賢哲代出霧涌雲蒸漢晉以來於斯為

盛迨入國朝尤多先正奉祀不黷代惟數人僅僅者何肇稱惟殷洪惟我考寤寐前哲風節自厲仁誠及物仕轍所經遺愛特祠名宦紀績歷歷可稽松有郡乘休嘉具載獨於鄉祠似若有待公論積久令典聿興學校之公有司之明某顯揚無狀知守先志罔敢要譽聽其自至茲適歸田乃逢盛舉名實允孚克堪豆俎崇祀自今好德將同百千斯年並美諸公風化匪私永懷垂裕瞻謁几幃更切呼籲嗚呼尚饗

鄉賢祠祭贈大學士徐公文

山川出雲為雨為澤膏沐下土輔天生物此雨澤之功而實山川之為也翁積德累行斂耀含輝出佐花封雖未大究厥施而慶善昌隆篤生令闕秉鈞執樞左右天子以賛太平之業令子之功即翁之闕追配往哲列祀鄉祠血食後世豈非義之闕以老病目青不能躬瞻廟貌謹遣男克弘闕淺勘之儀適為煩褻唯翁其鑒之

文簡集卷四十八



祭春洲吳公文

曰惟君情懷暢朗意氣真淳表裡一致物闕辱

君知自弱冠始業則同門居則同里闕滯膠

庠晚以貢薦分教荆襄予曩使郢屈